四庫全書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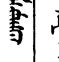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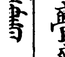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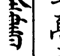
戒子通録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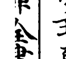
宋 劉清之 撰

陶潛命子詩疏

字元亮晉彭澤令命子詩及與子儼等疏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賔世歴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邱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余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劒風邁顯兹武功書誓河山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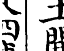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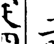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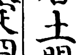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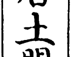








川載道寸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寘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

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顧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疏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獨能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天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

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

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爾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杜甫示子詩 字子美京兆人唐拾遺示子宗武

覔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假

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唐吏部侍郎子符讀書城南以示之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猪飛黄騰踏去

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即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鉏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今古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盧仝寄子詩 唐逸人詩 寄男抱孫

別來三得書書道違離久書處甚麤殺且喜見汝手尚書當畢功禮記速須剖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強叫吼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傳讀有疑誤輒告咨問取兩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小時無大傷習性防已後莫惱添丁郎淚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赫赤日裏走

賀敦謂子言 隋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終呼子弼謂曰 按敦複姓賀若世居

漢北爲周申州刺史即被害事見北史北標賀姓疑有脫字注云隋亦誤也弼字輔臣仕隋以平陳功封宋國公見隋書

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韋世康與子弟書（京兆人隋司會中大夫）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李勣（唐人以疾謂弟弼曰）

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悉為不肖

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房彦謙與子言字孝沖清河人隋長葛令居官得禄周卹親友謂子元齡曰

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杜牧寄兄子詩字牧之樊川人唐中書舍人冬至日寄兄子阿宜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遶四廊指揮羣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去斂手整衣裳去歲冬

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祝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甚微茫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官至公相致君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劒珮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强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

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吾兄苦好古學問不可量晝居府中治夜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為爾藏崔昭生崔芸李兼生崔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傴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顧爾聞我語歡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若自潦倒看汝爭翺翔總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顔延之庭誥字延年瑯琊人宋武帝臣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　按庭誥有二篇此節録其第一

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情有公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覩夫古之先生垂戒長老餘論雖器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植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備足遺

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能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　夫內居德本外吏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默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大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

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户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茍銳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掛有識之裁入修家之戒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顧聞之矣　凡有知能預有文論若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内喧嚻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按妲字疑誤語以敵要説是短算所出而

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䵝按本集作腆默而歸豈識向之夸慢衹足以成今日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　夫以怨誹為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為豈識量之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愈高忿言懟議愈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常人之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䇭除之豈不可務自異而

取陷庸品乎　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覩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大道若人富厚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　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顧庇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

恤之勤而無霑暴之苦務前公税以遠吏譲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　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晦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畆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無謂野

陋而不以居心也　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至夫顧欲情嗜宜無間殊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偏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　抃博蒱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况遭

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正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慼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徳之管籥爾其謹哉

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賢愚則嚬笑入戾躭愛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

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

在可久失在輕絶久由相敬絶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侮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乎　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為中和矣　善施者唯發自人心

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按本集作愛誤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　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為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　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禀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無協診亦猶生有好醜

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遘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燻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不深故樂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

道多而於義寡矣　夫嫌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執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能弃恭之弊恱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弊將求去弊者念通性分按本集作介作分誤而已　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信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毁茍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

遠識述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寛默以居潔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嗲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逺者何能不移其操故欲獨憂患莫若懐古懐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逺則怨浮昔人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邱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

友金石可敝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篚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怨　禄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開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埋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縣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　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賞有惜者以理會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

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斷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毁昔同稽欵今猶叛戾斯為甚矣又非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禀仰甘赴塵軌衰没畏遠忌聞影迹又蒙蔽其善毁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　覩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卒迫之變反

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誇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　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宏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寛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懲人將自止　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

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
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
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
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
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贍富貴同貧
賤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
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
身將非篤論此又不通理用者也凡養生之具豈闇定

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殺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內不由於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歉量腹而炊豐家餘飡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歡席按本集作業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　且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極而斡五緯天道宏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懷曲

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
倫序適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
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　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
壯驟過衰耗鶩及其間夭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
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邱壤回遑顧
慕惟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
能久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
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

欲使人沉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緊斯密若通此意吾將忘老如曰不然其誰與歸偶懐所撰述略布衆條若備舉情見顧未畫一贍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劉禹錫名子說字夢得中山人唐夔州刺史名二子說又留海曹師等詩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之然則書紳銘器孰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爾長子曰允字信臣次曰廙字敬臣欲爾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大小咸

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説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乎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偕曰臣之終也　萬物有醜好各各一姿分唯人即不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發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忘邇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撫忽此期以慶吾門

魏收枕中篇 字伯起鉅鹿人北齊史官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著枕中篇云

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吕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按北史作削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

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乎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粱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處或出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山河同久志業於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砉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

湯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弟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邱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有一於斯鬱為

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産邀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燕或蹲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按徑廷北史作徑挺均不可解疑為勁挺之訛）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為己信私玉非身寶過涅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

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
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
察且慎福祿攸歸昔蘧瑗識四十九非顔子鄰幾三月
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簣而進及於萬仞故云行
遠自邇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
於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
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
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棲遑其忠也而

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挾在家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中樞龜鏡　蘇瓌字昌容雍州人唐中宗宰相以子頲有宰相器暇日遂巡舉二十七事豫戒之及頲相睿以示宋璟請號中樞龜鏡云

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萬物之司命居司命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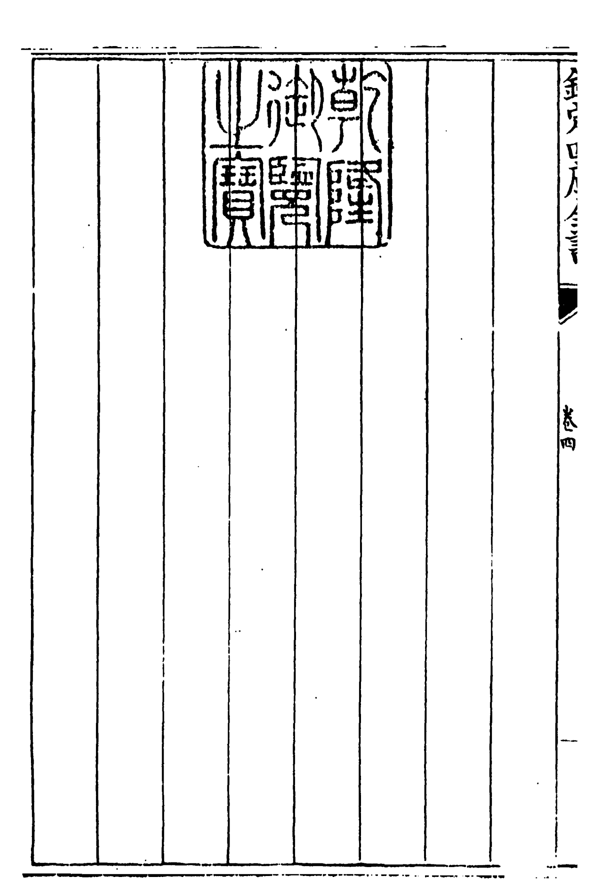
苟不以道應命翺翔自處上則阻天地之交泰中則絕性命之至理下則阻生物之阜植苟安一日是稽陰誅況久之乎　臨大事斷大議正道以當之若不能即速退中樞之地非偷安之所　平心以應物無生妄慮似覺非正則速回之使久而不失正也　敷奏宜直勿婉應對無常速機可以回小事沉機可以成大計　同列之間隨器以應之則彼自容矣容則自峻其道以示之無令庸者其來泥我也賢者親而狎之無過狎而失敬

則事無不舉矣　舉一官一職一將一帥須其材德者聽衆議以命之公是非即無爽矣　人不可盡賢盡愚汝惟器之　與正人言則其道堅實而不渝材人可以責成辦事辦事不可與議與之議則失根本歸權道也審姦吏辭煩而忘親者去之　崇儒則篤敬侈靡之風不作不作則平和平和則自臻理道矣　刺史縣令久次以居之不能者立除之無奸柄施恩交馳道路既失為官之意受弊者隨之矣　欲庶而富在乎久安

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佐理在乎謹守制度俾邊將嚴兵修斥堠使封疆不侵不必務廣徒費中國事無益也

古者用刑輕中重之三典各有攸處方今為政之道在乎中典謹而守之無為人之所貳　無請數赦以開倖門　勿畏强禦而損制度　教令少而確守之則民情膠固矣　毋太剛以臨人事慮不盡臣不密則失身非所議者勿與之言　勤思慮不以小事而忽機管財無多畜計有三年之用外散之親族多畜甚害義令

人心不寧不寧則理事不當矣　清身檢下無使邪隙
微開而貨流於外矣　遠妻族無使揚私於外仍須先
自戒謹檢子弟無令開戶牖毋以親屬撓有司一挾私
則無以提網在上矣　子弟壻居官隨器自任謂之勿
過其器而居人之右　子弟車馬服用無令越衆則保
家則能治國　居第在乎潔不在華無令稍過以荒厥
心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戒子通録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監生臣章松雲

戒子通錄卷五

宋　劉清之　撰

蘇丞相訓子孫詩　頌字子容丹陽人元祐丞相紹聖家居作述懷百韻以代家訓

今取其略云　按以後錄宋人語標題內俱不直書其名蓋當時尊禮先進之意今亦各仍其舊

我昔就學初髫童齒未齔嚴親念癡狂小藝誘愚鈍始時授章句次第教篇韻十齡獨侍行千里赴朝覲應門待賓客睦族周親分箕裘襲素風蘭芷漸服潤佔畢自忘勞攻堅常切問六經日沈酣百氏恣蹂躪籤書迨今

存手澤亦未泯賴此漸摩益稍知聖賢藴風霜經六紀
蓬篠垂兩鬢念昔多嬉勤誨爾宜悱憤名教樂有餘異
端多亂紊其要本誠明烏在問圓顕美璞不雕琢安得
懷瑜瑾良器不深藏渠能免瑕璺學問不沾洽何由垂
望聞操守不堅純久必成淄磷進修欲及時行違要無
悶當年儻因循晚歲必悔恨更思祖先勲相傳清白訓
出處有殊途豐約毋過分考室俟肯堂肥家在忍順常
使棣華榮無致荆枝忿中冓須自防外誘不可徇力行

儻不渝家聲期遠振

邵康節戒子孫　雍字堯夫洛陽人熈寧徵士謚康節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

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絶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戒子吟云至寶明珠非有纇全珍良玉自無瑕為珠為玉尚如此何况為人多過差

又云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肯親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　又云善惡無他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

不害為君子迷復終歸作小人良藥有功方利病白圭無玷始稱珍欲成令器須追琢過失如何不就新　又教子吟為人能了自家身千萬人中有一人雖用知如未知說在乎行與不行分該通始謂才中秀傑出方名席上珍善惡一何相去遠也由資性也由勤

孫宣公奭字宗古博州人天禧從官疾甚從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逮吾屬纊當毋內姬妾獨若與諸孫在庶不死于婦人之手

陳師德閩人謂之為學十戒 按朱子文集師德名定莆田人官右承奉郎

道不可不力學勿入諸子　經當潛心以終身勿作經生　行不可不砥礪勿作險怪　政事不可不學勿作俗吏　文不可不學勿作文士　詩不可不學勿作詩人　九流不可不貫穿勿泥小道　科目不可不勉應勿作舉子　書不可不學勿取書名　技藝不可不學勿妨本業

胡翼之遺訓名瑗泰州人嘉祐天章侍講

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劉彥冲子翬字彥冲建州人紹興通判興化軍訓其子玶云

吾聞之糟粕捐渟精聚誠意畢芻狗除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孰為學問之粹而有益於吾身哉木稺而曲其老不訏人稺弗攻其成必愚故善學者必謹其初凡日用間業業乾乾散秩必恭執事必虔中惟不自輕雖奴隸

亦尊唾地如汗其畏如是寢則易安食則知味頮面奏圜脫襟簁履每每存之斯無過矣自朝至昏以一條貫焉勿謂末也本實由之毋悅於新毋駭於奇驟得必奪久而寖微習而察焉豈曰無徵出指於所底止必恭其次也頃刻之功初若不足外務奪之或斷或續及其至焉皆其所積故君子許其進而惰夫疑以自絕原有生之初愚智混混學如蜺焉其質乃變變非他知實由昔見存之則誠體之則仁孰明此哉聖心之純性本渾全

或誤於未聞知誤勿執守之則真斯言不守何多求焉棟宇雖充不如掩編如人有車身必自登弗軸弗輈則何以行凡初有聞果然自足嵬岸恣睢自離於曲可口之實出於凡木人或有言志善忘惡彼真不賢可助余之勛見賢可信信之不疑勿窺其小疵謂不足以為余師我信乃自益我疑則自隳師乎師乎惟已之為溫故知新吾昔所聞與今聞合豈不欣欣如膏熾薪心源益明古人得善惟恐弗居如救火捕亡其敢緩諸苟曰此

日姑且聊以優游則知終身無復好修惟命乃中局泯泯棼棼以敬直之如風掃蚊一道通明振古如茲曰予衰矣尚識前言子其循之學心有聞

張忠獻遺令 名浚字德遠廣漢人紹興丞相

婚禮不用樂三日後管領親家即隨宜使酒成禮可矣不當效彼俗子徒為虛費無益有損　祭禮重大以至誠嚴潔為主別置盤盞碗碟之類常切封鎖以待使用喪禮貴哀佛事徒為觀看之美誠何益不若節浮費

而依古禮施惠宗族之貧者 賓客盡誠盡禮可也恣烹炮飾器用又羣集婦女言語無節昏志損財為害莫大

范魯公戒從子詩 質守太素大名人建隆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

去年初釋褐一命列蓬邱適會飛龍慶王澤天下流爾得六品階無乃太為優如何志未滿意欲凌霄遊苦言品位界寄書來我求省之再三嘆不覺淚盈眸吾家本寒素門地寡公侯先子有令德樂道甞優游積善有餘

慶清白為詒謀伊余奉家訓孜孜務進修夙夜事勤肅言行思悔尤出門擇交友防慎畏薰蕕省親嘗懼玷恐掇庭闈羞童年志于學不敢墮箕裘二十中甲科赭尾化為虬三十入翰苑步武向瀛洲四十登輔佐貂冠侍冕旒備位行一紀將何助帝猷既非救旱雨豈是濟川舟天子未遐棄日益素餐憂黄河潤九里草木皆浸漬吾宗凡九人繼踵升官次門内無白丁森森朱緑紫𢇁行暨内職亞尹州從事府掾監省官髙低皆清美悉由

僥倖然不因資考至朝廷懸爵秩命之曰公器才奢禄及身有功賞於世非才又非功安得專厚利寒衣内府帛饑食太倉米不蠶復不穡未嘗勤四體雖然一家榮豈塞衆人議顒顒十目窺齪齪千人指借問爾與吾如何不自愧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禄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

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毁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古人疾蘧篨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

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泉與薄氷蹈之唯恐墜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蹟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晏元獻與兄書 殊字同叔撫州人康定丞相與兄書言教子之事

殊再拜領手書深喜王事外尊候萬福長幼安寧四郎下面二孩兒知已取在彼不知令讀書否假如性不高亦須勤令讀書學書學禮度視老宿有德之人所冀向後自了得一身免辱門户也切切此最日夕急切之事二十七殿直一二年来大段聽人言語謹卓不曾出入無識好惡甚得力免勞人心力亦應是從有家累知惜身事兄弟且免一件憂煎所以因信上聞希令諸子知之若箇箇稍學好事免為人所嗤笑成立得身事則尊

上父母一生放心有望矣門前望不要令小後生輕薄不著實者來往或尋得一有年甲嚴謹門客教訓諸子甚好先少師所以常切切於此事重余性僥美朴實嫌其餘輕薄殊日近思量方知是格言也近日京朝官班行中公事甚多細觀多是人家子弟輕事覲抑非類者足知小男女尤宜親近有德遠輕薄之徒也冬寒公餘加愛不備

杜正獻責弟書 衍字世昌越州人慶歷丞相與大寺丞書

比人從到便嫌我家貧云汝左右皆金釧釵鈿每婢榻上各有四五張綾被然則汝性侈料得亦未有許多物色始則不信洎聞蔣姑東下屢出告隨舟歸汝家去洎不從之由是病日增矣以此參驗即慕汝家富無差矣二哥不肯盡述恐汝不悉故報之

韓忠獻戒子姪詩 琦字稚圭相州人嘉祐丞相寒食親拜二墳因戒子姪

春色清且明節盛一百五寒食遵遺俗潑火霽微雨非才忝國恩因病得吾土何以知殊榮此日奉宗祖新安

惟皇考豐安則王父松楸各萬株崗勢擁城府二塋相
去間近止一舍許前曉揭旌牙豳潔具罍俎芬馨達孝
誠儼若侍容語禮成無一違觀者競如堵退惟愚小子
未老臂旄斧顚已胡能然世德大門户思為後嗣戒永
永著家矩子姪聽吾言汝各志心膂汝曹生綺紈得仕
匪艱若學業勤則成富貴汝自取仁睦周吾親忠義報
吾主閑須求使官墳隴善完補死則託二塋慎勿葬他
所得從祖考游魂魄自寧處無惑葬師言背親圖福祜

有一廢吾言汝行則臣虜宗族正其罪聲伐可鳴鼓宗族不繩之鬼得而誅汝

歐陽文忠書示子 修字永叔廬陵人治平執政試筆書付子棐奕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勉諸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為物有不變之常雖不琢以為器而猶不害為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為小人

可不念哉　與姪通理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頗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

唐質肅　介字子方　棐介江陵人天聖侍御史

公一日退朝謂諸子曰吾以直道自任蒙聖主厚恩參貳政府惟以至公為報不敢以朝廷官爵為已私恩桃李固未與汝等栽培惟荆棘則甚多矣然仕宦窮達各有時命汝等自勉之

與子書　韓忠憲　億字宗魏雍邱人景祐參知政事與子綜書

得書知汝受館閣之職深切忻慰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不達更宜每事韜晦懼輕言之失為妙又云知

汝受府推乍贊浩穰庶事皆須經心熟思毋致小有失錯至於斷一笞杖稍或不當明則懼於朝章幽則累於陰隲可不戒哉

名二子說　蘇先生洵字明允眉州人嘉祐編禮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

知免矣

訓子孫文　司馬文正光字君實陝州人元祐丞相

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燕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獘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素儉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與其不

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羮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

賔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寛矣參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

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

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棁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公史䲡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

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冦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獨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夫人孤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昔周厲王棄其九族詩人刺之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

母獨斯畏茍為獨居斯可畏矣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為右師譖之平公而逐之左師曰汝夫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亥果亡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能德之又奚足以為君子之所貴哉故世之人欲愛其身而棄其宗族烏在其能愛身也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為家者爪牙之利不及虎豹旅力之强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久為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人以禮使知父子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知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

如枝葉之附於根幹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為榮觀哉乃實欲使相依庇以扞外患也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為彊況華夏乎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為之甥舅婚媾姻婭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慈養百

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如是則其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彼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弊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所厚薄也漢世謗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梁中書侍郎裴子野家貧妻子常苦飢寒中表貧乏者皆收養之時逢水旱以二

石米為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曾無厭色此得収族之道者也為人父祖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何以言之今之為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為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於十數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以歲時之間奢靡遊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怨其

吝嗇無恩於我而厲之也始則欺紿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覬其意惟患其祖考之壽也然則鄉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身禍也頃常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絕不知其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資財其人復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怨遂卒其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鬬訟其處女

亦蒙首執牒自訴於府庭以爭嫁資為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其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為累矣使其子孫果賢耶豈蔬糲布褐不能自營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耶雖積金滿堂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遺子孫也吾見其愚之甚然則聖賢不顧子孫之匱乏耶曰何為其然也昔者聖賢遺子孫以廉以儉舜自側微積德至於為帝子孫保之享國百世而不絶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

季文王積德累功至於武王而有天下其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豐德澤明禮法以遺後世而安固之也故能子孫承統八百餘年其支庶猶為天下之顯諸侯棊布於海内其為利豈不大哉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毁踰禮每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

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　新野庾震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於掌穿然後成葬事賢者於葬如此其汲汲也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為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為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為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而不葬則與無子孫

而死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況為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　唐太常博士呂才叙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

毀則日中而窆按左傳作朝而堋日中而堋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域兆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夭壽皆因葬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巳栁下惠為士師而三黜計其邱壟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斯言妄矣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親不葬而求利於巳哉世又有用羌胡法自焚其柩收

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為常恬莫之怪嗚呼訛俗悖戾乃至此乎或曰旅官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歸葬曰如廉范輩豈其家富耶延陵季子有言骨肉復歸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為天子巡守至蒼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況士民乎必也竭力不能歸其柩即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於火焚乎　易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

案恒字舊本作常貞字舊本作正蓋避真宗仁宗諱今改正

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家為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為賈后所制廢武悼楊太后於金墉絶膳而終因愍懐太子於許昌尋殺之唐肅宗為張后所制徙上皇於西内以憂崩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為天子制於悍妻上不能以保其親下不能以庇其子況於臣民乎自古及今以悍妻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然則悍妻之為害大矣故凡娶妻不

可不慎擇也既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其初也其或驕縱悍戾訓勵禁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棄也夫婦以義合義絕則離今之士大夫有出妻者衆則非之以為無行故士大夫難之按禮妻有七出顧所以出之用何事爾若妻實犯禮而出之乃義也昔孔氏三世出其妻自餘賢士以義出其妻者衆矣奚虧於行哉苟室有悍妻而不去則家道何日而寧乎太史公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

嬖妲己周之興以姜嫄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强辯為美也

張無盡名天覺蜀之新津人紹聖執政此云名天覺誤也　案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

父孝子必孝不教亦須孝自己身不孝養子謾勞教慈烏本來孝何曾得人教孝是種子法不由教不教

戒子弟言　王文正旦字子明魏州人景德丞相

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恃相輔家事泰侈

戒子言　高瓊亳州人景德大將每戒諸子

毋曲事要勢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

人力哉

唐既字潜亨江陵人元符隱士教子務充其德性

良能富於已何得為貧識者皆貴之何得為賤此天下真富貴也汝能自立足矣餘聽命可也

家訓　楊文公億字大年建州人天禧翰林學士

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黄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

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江端友 陳留人　棨端友字子我靖康初賜進士出身後至太常少卿

夜臥不眠常須息心定志勿妄籌畫無益之事及起邪思當審觀此身暫聚不久既死之後急急斂藏蓋其敗壞不可堪見方此之時誰為我者如此思之用意勞神鑿空妄作名利之心皆可灰滅以之涉世過患鮮矣志慮既澄自能體道念念皆正則大丈夫之事也凡飲食知所從來五穀則人牛稼穡之艱難天地風雨之順成

變生作熟皆不容易肉味則殺生斷命其苦難言思之令人自不欲食況過擇好惡又生嗔恚乎一飽之後八珍草萊同為臭腐隨家豐儉得以充飢便自足矣門外窮人無數有盡力辛勤而不得一飽者有終日飢而不能得食者吾無功坐食安可更有所擇若能如此不惟少欲易足亦進學之一助也吾嘗謂欲學道當以攻苦食淡為先人生直得上壽亦無幾何況逡巡之間便乃隔世不以此時學道復性反本而區區惟事口腹豢養

此身可謂虛作一世人也食已無事經史文典諰讀一二篇皆有益於人勝别用心也與人交游宜擇端雅之士若雜交終必有悔且久而與之俱化終身欲為善士不可得矣談議勿深及他人是非相與意了知其為是為非而已棊弈雅戲猶曰無妨毋及婦人嬉笑無節敗人志意此最不可也既不自重必為有識所輕人而為人所輕無不自取之也汝等志之

庭戒　宋景文祁字子京安陸人嘉祐從臣

吾世為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者官禄也謹吾履者禮法也膂吾識者詩書也入以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厚故天下蚩蚩終無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吾沒後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為遂無知也孔子稱天下有至德要道之孝故自作經一篇以教後人必到於善謂曰至莫不切於事謂曰

要舉一孝百行罔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悌於長友於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為忠於朋友則為信於事為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弟十四人雖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况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背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莒公及吾云何可以為法矣大抵人不可以無學至於章奏牋記隨宜為之天分自有

所稟不可强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胷中則不為人所輕

誚矣

戒子通録卷六

宋 劉清之 撰

家戒　黄太史 庭堅字魯直豫章人元祐史官紹聖中作家戒付子相

庭堅自卯角讀書及有知識迄今四十年時態歴觀諦見潤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滿堂不數年間復過之特見廢田不耕空囷不給又數年復見之有縲紲於公庭者有荷擔而倦於行路者問之曰君家曩時蕃衍盛大何貧賤如是之速耶有應於予曰嗟乎吾高

祖起自憂勤嗟類數口叔兄慈惠弟姪恭順為人子者告其母曰無以小財為爭無以小事為讎使我兄叔之和也為人夫者告其妻曰無以猜忌為心無以有無為懐使我弟姪之和也於是共危而食共堂而燕共庫而泉共廩而衆寒而衣其幣同也出而遊其車同也下奉以義上謙以仁衆母如一母衆兒如一兒無爾我之辨無多寡之嫌無私貪之欲無横費之財倉箱共目而斂之金帛共力而収之故官私皆治富貴兩崇逮其子孫

蓄息妯娌衆多内言多忌人我意殊禮義消衰詩書罕
聞人面狼心星分瓜剖處私室則包羞自食遇識者則
強曰同宗父無爭子而陷於不義夫無賢婦而陷於不
仁所志者小而所失者大至於危坐孤立患害不相維
持此其所以速於苦也庭堅聞而泣曰家之不齊遂至
如是之甚可誌此以為吾族之鑑因為常語以勸焉吾
子其聽否昔先猷以子弟喻芝蘭玉幹生於階庭者欲
其質之美也又謂之龍駒鴻鵠者欲其才之俊也質既

美矣光耀我族才既俊矣榮顯我家豈有偷取自安而忘家族之庇乎漢有兄弟焉將别也庭木為之枯將合也庭木為之榮則人心之所叶者神靈之所祐也晉有叔姪焉無間者為南阮之富好異者為北阮之貧則人意之所和者陰陽之所贊也大唐之間義族尤盛張氏九世同居至天子訪焉賜帛以為慶高氏七世不分朝廷嘉之以族閭為表李氏子孫百餘衆服食器用童僕無所異黄巢禄山大盜横行天下殘滅人家獨不劫李

氏云不犯義門也此見孝慈之盛外侮所不能欺雖然皆古人陳迹而已吾子不可謂今世無其人德安王兵部義聚百年至五世諸母新寡弟姪謀析財而與之俾營别居諸母曰吾之子幼未有知識吾所倚賴猶子伯伯叔叔也不顧他業待吾子得訓經意知禮數足矣其後姪子官至兵部侍郎諸母授金冠章帔人皆曰諸母豈先知乎有助耶鄂之咸寧有陳子高者有腴田五千其兄田止一千子高愛其兄之賢願合户而同之人曰

以五千膏腴就貧兄不亦畀乎子高曰我一房爾何用五千人生飽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登第仕至大中大夫舉家受蔭人始曰子高心地吉乃預知兄弟之榮也然此亦人之所易為也吾子欲知其難者顧悉以告昔鄧攸遭危厄之時負其子姪而逃之度不兩全則託子於人而寧抱其姪也李充在貧困之際昆季無資其妻求異遂棄其妻曰無傷我同胞之恩人之遭貧遇害尚能為此況處富盛乎然此子聞見之遠者恐

未可以言人又當告以耳目之尤近者吾族居雙井四世矣未聞公家之追負私用之不給泉粟盈儲金朱繼榮大抵禮義之所積無分異之費也其後婦言是聽人心不堅無勝己之交信小人之黨骨肉不顧酒胾是從乃至苟營自私偷取目前之逸恣縱口體而忘遠大之計居湖坊者不二世而絶居東陽者不二世而貧其或天歟亦人之不幸歟吾子力道問學執書冊以見古人之遺訓觀時利害無待老夫之言矣於古人氣槩風味

豈特髣髴耶願以吾言敎而告之吾族敦睦當自吾子起若夫子孫榮昌世繼無窮之美則吾言豈小補哉誌之曰家戒時紹聖元年八月日書

家庭談訓　梁況之（熹須城人元祐執政）

士人修性正在臨事時恱意之喜忿急之怒皆修性着力時唯忍以自勝使不失中和為貴葢之曰喜怒之言勿出諸口造次顛沛勿忘於恕又曰子弟沉默緩畏毋戲物妄笑遇物和而有容語言舉止務淹雅凝重喜怒

不形於色然後可以為佳士

唐子滂字惠潤作孝義篇

人性苟有一孝則無所不包猶樹根一固而百枝生焉鷹隼羣飛鳳凰遠逝小人成列君子深藏聖人聞諫若味甘愚者得諫若食荼君子不以昝行易操不以夜寐易容

皇考戒　柳開字仲塗國初崇儀使其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戒云云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　案宋史柳開大名

人作家戒

十餘言

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户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役吾見多也若等寧見乎

示子詩　王禹偁字元之至道翰林學士觀種黍疏食二詩示子嘉祐　衆爲偁鉅野人

觀種黍云北鄰有閑園瓦礫雜荆杞未嘗動耕牛但見

牧羣豕今夏亦旱天𨁬琢誰家子播種甚莽鹵苗稼安
能起秋來連月雨柴門晝不啓新晴一携杖出户聊徙
倚重到田中立黍稷何㽝㽝吐穗欲及肩鳥雀亦深喜
力穡乃有秋斯言不虛矣向使嬾種植荒榛殊未已有
書閑不讀為學還如此　蔬食云吾為士大夫汝為隷
子弟身未列冠裳庶人亦何異無故不食珍禮文明所
記況非膏粱家左宦之貲賫商山水復旱穀價方騰貴
更恐到前春藜藿亦不繼吾聞柳公綽近代居貴位每

逆水旱年所食唯一器豐稔即加籩列鼎又何媿且吾官冗散適為時所棄汝家本寒賤自昔無生計菜茹各須甘努力度凶歲

張太史耒字文潛宛邱人元祐史官序云北鄰賣餅兒每五鼓未旦即遶街呼賣雖大寒烈風不廢而時刻不少差也有所警示鉅

城頭月落霜如雪樓頭五更聲欲絕捧盤出户歌一聲市樓東西人未行北風吹衣射我餅不憂衣單憂餅冷業無高卑志當堅男兒有求安得閑

戒子孫　賈文元 昌朝字子明真定人慶歷宰相

令誨汝等居家孝事君忠與人謙和臨下慈愛衆中語涉朝政得失人事短長慎勿容易開口仕宦之法清廉為最聽訟務在詳審用法必求寬恕追呼決訊不可不慎吾少時見里巷中有一子弟被官司呼名證人詈語其家父母妻子見吏持牒至門涕泗不食至暮放還乃已是知當官涖事凡小小追訊猶使人恐懼若此況刑戮所加一有濫謬傷和氣損陰德莫甚焉傳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聖人深訓當書紳而志之　吾見近世以苛剥為才以守法奉公為不才以激訐為能以寡辭慎重為不能遂使後生輩當官治事必尚苛暴開口發言必高詆訾市怨賈禍莫大於此用是得進者則有之矣能善終其身慶及其後者未之聞也　復有喜怒愛惡專任已意愛之者變黑為白又欲置之於青雲惡之者以是為非又欲擠之於溝壑遂使小人奔走結附避毀就譽或為朋援或為鷹犬

苟得禄利略無媿耻吁可駭哉吾願汝等不厠其間

又見時人肆胷臆事頰舌舉止軒昂出繩檢之外而觀其行實徃徃無取大抵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其以軒昂而得者累過積非即成禍敗是以君子居不欺乎暗屋出不踐乎邪徑外訥於言而内敏於行然後身立而名著矣

又見好奢侈者服玩必華飲食必珍非有高貲厚禄則必巧為計畫規取貨利勉稱其所欲一旦以貪污獲罪取終身之耻其可捄哉

又見士人之家叔姪昆弟苟有過失不務交相規正於內而乃互為謗毁於外詳究其因止於爭官職競貨財而已夫以榮利之薄而亡親戚之厚玆名教罪人也且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戒之謹之吾暇日未嘗不以經籍道義教誨汝等兾免斯咎吾年六十二諸子若孫凡二十餘人矣不覬汝等紹吾爵位但能守素業使門戶不辱吾之幸也

戒子弟　黄太史　案此條亦係庭堅語似當附在前家戒之後

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指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涴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

關澮字聖功錢塘人政和中書壁以戒其子弟吕居仁稱之

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

范文正仲淹字希文蘇州人慶歷參知政事告諸子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人并置義田宅云

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

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茍祖宗之意無親踈則飢寒者吾安得不卹也自祖宗來積徳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顔以入家廟乎　京師交遊慎於高議不同常言之地案文集作不同當言責之地　且温習文字時聞召試清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

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與直講三哥

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案文集此條與宅眷賢弟書

大參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勿作書求人薦拔但自充實為妙案文集此條與集賢學士書惟慎勿作書云集作慎無好書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

將就大對誠吾道之風采宜謙下兢畏以副士望與賢良

青春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為意耶門才起立宗族

未受賜有文學稱亦未為國家用豈肯循常人之情輕

其身汩其志哉與提點　案以上二條今本文集尺牘中未載　賢弟請寬心將息雖清貧但身安為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請多著工夫看道書見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案文集此條書中亦但稱賢弟　汝守官處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好事以光祖宗案文集此條與監簿書

戒子弟言　范忠宣 純仁字堯夫蘇州人建中靖國丞相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鄒忠公 浩字志完常州人元符諫臣子柄冠為此文其略云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之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之卑汝其尊六經以為本博羣籍以為枝可取者友可奉者師孝弟忠順之端篤誠充擴而弗移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豈可不自於斯時乎汝其勉之汝其勉之

胡文定安國字康侯建安人紹興從臣與子寅書今略取十二事

上殿劄子推得元意廣大得敷奏之體更趨簡約為妙詞命貴無長語紀作用貫處　密進人才所補者大契舊之間固無彼此然必每事盡誠告之使善出於彼吾無與焉則為善矣　誠實無私曲說得來自別聽者亦須感動　出身事主不以家事辭王事為人臣無以有已吾說如此更以大義裁斷之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以忠信為本　公事私事一切苦參着意經理須

以誠意說與屬官須要知此着意經營　公使庫待賓並以五盞為率自足展盡情意　禁姦吏必止其邪心不徒革面為政必以風化德禮為先風化必以至誠為本民訟既簡每日可着一時工夫詳與理會因訓道之使趨於善且以風動左右不無益也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攷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

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君實見趣本不甚高為他廣讀書史若學篤信清儉之事而謹守之人十巳百至老不倦故得志而行亦做七分已上人若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禀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後人皆不能及並可師法　汝在郡當一日勤如一日深求所以牧民共理之意勉思其未至不可忽也若不事事別有覬望聲績一埸了更整頓不得宜深自警省思遠

大之業

送終禮　高司業 閌字抑崇明州人紹興從臣作送終禮三十二篇此篇戒子

吾家他日如營居室必先家廟其餘堂寢之制僅可以敘族合宗吾百歲之後惟嫡子孫相繼居之衆子別營居焉蓋嫡庶之禮明而人自知分矣古者父子異宮兄弟異居但同財耳故喪服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

不足則資之宗今人不知古人異居之意而乃分析其居更異財焉不亦誤乎且析居之法但取均平以止爭端而無嫡庶之辨此作律者之失也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若兄弟探籌以析居則廟無定主矣而律復有婦承夫分女承父分之條萬一婦人探籌而得之則家廟遂無主祀也而可乎惟我子孫其遵吾家法庶幾他日漸復宗子之禮不待譜牒而人各知其本支所自如好禮者亦效吾家而行之雖措之天下可也

教子語　家頤字養正眉山人凡有十章

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威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人家子弟惟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利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其貧富貴賤係之天世人不憂其在人

者而憂其在天者豈非誤耶　士之所行不溷流俗一以抗節於時一以詒訓於後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孟子以惰其四支為一不孝為人子孫游惰而不知學安得不愧

示子辭　何耕 字道夫蜀之廣漢人終祕書少監號恬菴

學業在我富貴在時在我者不可不勉在時者靜以俟之疏瀹乎六藝之源游泳乎諸史之涯泛窺於百家之說而旁獵於前輩大老之文辭廣聞見於益友質是非

於名師以文采論議為華以孝友謙慈為基識欲遠而不欲近志欲高而不欲卑若是則其達也必能卓然有立以示百僚之準式其窮也亦將介然自重以為一鄉之表儀苟惟不然是林林而生泯泯而死者耳尚何以名男子為哉

童蒙訓　呂舍人本中字居仁東萊人紹興從臣訓其子姪今略取之　案本中宰相許國公夷簡之元孫申國公謚正獻公著之曾孫滎陽公希哲之孫東萊郡侯好問之子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

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後生敢
略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
豈後生所知楊十七學士應之兄弟晁文以道持此規
矩最嚴故凡後生嘗親近此諸老者皆有敦厚之風無
浮薄之過　前輩士大夫専以風節為己任其於褒貶
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夏侯旄節夫京師人
年長本中以倍本中猶及與之交崇寧初任諸州教授
學制既頒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

舉將一人安惇也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屈唐丈名恕字處厚崇寧初任荆南知縣新法旣行即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范正平子夷忠宣公之子忠宣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用父恩例卒授遠地皆卓然自立不媿古人矣　東萊公甞言凡衆人日夕所說之話如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衆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衆人做底事也

唐充之廣仁每稱前輩說後生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

輕泄之者不足以為人　李公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為説孟子大義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紹聖初滎陽公罷經筵舍於京城外華嚴寺俟命者月餘陳無已師道晁伯宇載之唐季實之問皆就見公為公留月餘執事左右如親子弟晨夕皆揖於寢門之外後人能如此尊事前輩蓋少矣　崇寧初滎

陽公謫居符離趙丈仲長演公之長壻也時時自汝陰來省公公之外弟楊公瓌寳亦以上書謫監符離酒稅楊公事公如親兄趙丈事公如嚴父兩人日久在公側公疾病趙丈執藥床下屏氣問疾未嘗不移時也公命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立於當世未嘗少屈趙丈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皆一時之英也　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時皆在符離每疾病少間則必來見公而退從楊公趙丈及公子孫游焉亦一時之盛也

趙丈每與公子弟及外賔客語及作書帖之類但稱滎陽公曰公其尊之如此楊公與他人語稱滎陽但曰内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葢滎陽公中表惟楊氏兄弟盡事親長之道可為後生之法　滎陽公為郡處令公帑多畜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賔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李君行先生年二十餘時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春秋甚愛之後於楚州聚學劉問何故留此君行曰吾父母戒我令不登科勿歸我以朞喪不得就

試故留此聚徒以待後舉劉曰不然難得而易失者事親之日也豈可以爵禄故久去親側如此君行聞之即徑歸侍　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京師世家家法善者以遺子孫録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為善之義也　京師曹氏諸貴族早幼不見尊長三日必拜　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大抵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避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紹聖崇寧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能自處不甚介

意龔彦和夬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為難也張才叔庭堅貶象州所居屋才一架上漏下濕屋中間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内才叔躡屐端坐於箔外日看佛書了無猒色凡此諸公皆平昔絶無富貴念故遇事自然如此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尚在遇事艱難縱欲堅忍亦必有不懌之容勉强之色矣鄒志完侍郎嘗稱才叔云是天地間和氣薫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也　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云子之

室酒不絕注云用有節禮不闕也　范子夷嘗言其家學不畀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為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所以學聖人也　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京中人書言居京慎勿竊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正當論行已立身之事耳　又說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不及孔子顏子遠矣而常嘆仕宦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已官爵比孔顏

僥倖之甚矣　又說凡人為事須是由衷方可若矯飾為之恐不免有變時任誠而已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能改之而已　陳瑩中說立人之朝能捨生取義始可然此事須是學問有功方始做得從容又說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為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又說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又思措之天下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為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

不如是雖辭辨通暢亦未免乎鑿也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内陽在内則内熱故令人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内陰在内則内寒故令人思湯雖甚辨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嗚呼學者能如是用心豈曰小補之哉　滎陽公言吾幼學之年侍親於東頼時邢人王回深甫常秩夢臣皆為先公所重常先生深居靜默罕與人交名之多不至王先生每與先公及歐陽

公侍讀劉公原父朝夕講論故有聚星之說焉　滎陽公言焦伯强先生嘗言莊敬日强安肆日偷故君子當自强不息以之容貌禮際其接人也不敢不敬不敢少懈也况君親乎况長上乎况賢於我者乎苟不能自强則怠惰之心入矣非惟失義也禍且及焉　滎陽公元祐末嘗與子弟書云予生五十二歲矣欲極富貴之樂事窮山水之勝遊豈惟心力已有所不逮於殘年晚日鋪排亦不能矣若汲汲為善則亦未晚要無虚日云爾

滎陽公嘗言伯祖行父嘗題於壁云但畏賢者之議論不顧小人之是非　治平中李公公擇數謂朋友言吕蔡州未嘗聞其疾聲見其遽色亦未嘗草書學者當師慕之吕蔡州謂正獻公也　正獻公簡重清静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淳夫實公之壻性酷似公後滎陽公長壻趙丈仲長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正獻公教子既有法而申國魯夫人簡肅公諱宗道之女閨門之内舉動皆有法

則滎陽公年十歲夫人命對正獻公則不得坐命之坐則坐不問不得對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每諸婦侍立諸女少者則從婦傍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已有重名范文正公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潁來復謁公呼公謂之曰太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博宜頻近筆研中國大夫在廳事後聞其言嘗語以教滎陽公馬前輩規勸懇切出於至誠類如此

滎陽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

亦魯肅簡公外孫也張公性嚴毅不屈全類肅簡肅簡深愛之家事一委張公夫人張公幼女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羮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　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游常訓子弟曰某幸得從賢士大夫游然過

相推重某自省所為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大夫相過與也因思前輩自警修省如此正獻公交游某不能盡知之其顯者范蜀公司馬温公王荆公劉侍讀原甫也滎陽交游則二程二張孫莘老李公擇王正仲顧子敦楊應之范淳夫也東萊公交游則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吳坦求陳端誠田誠君陳瑩中張才叔龔彥和及其弟之任也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必曰

某姓第幾叔若凡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陳瑩中與關止叔沿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公之交游必平闕書云某公某官如稱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已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後生法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

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朊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至泗州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户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户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正獻公幼時未嘗博戲人或問其故公曰取之傷廉與之傷義　滎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

見歐陽文忠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叙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既叙契分即端立受敬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知吾輩不及前輩遠矣　本中嘗問滎陽公曰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數十日其為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别長幼何也公曰不特聖人直是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序此是物理自然不可易也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故自有制度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禄氷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莊子九方歅相子綦之子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相班超者曰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薰陶漸染之功與講究持論互相發明者也要之薰陶之益過於講究知此理者方可以語

學矣　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學問工夫全在浹洽涵養蘊畜之久左右采擇一旦氷釋理順自然逢原矣非如世人强襲取之揠苗助長苦心極力卒無所得也　前輩常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鄢陵之

戰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鄭侵蔡有功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范宣子子產之言皆切論也而文子子國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後生輕發未成德器而先招毀敗卒無以立

也故此兩人後來所立如此之遠良由老成教之有素

中有所主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

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

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猒煩者決無有

成之理論語温故而知新先儒以為温尋也尋繹故者

又知新者學而不思則罔先儒以為學不尋思其義則

罔然無所得尋繹尋思就先儒分上所得已多况真能

尋繹尋思者乎　君子氣象難遽形容惟平易安和者

為近之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此近君子氣象也所謂休休者平易安和無急躁狠戾貪冒之意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傳稱之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鄭未服晉知武子曰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休和二字最是無急躁忿戾貪冒處故古人數稱之亦切論也　朝廷有伉直之風然後臨難有死節之士五代之際能以端謹厚重不忌嫉人不為中傷不為傾陷已是極至若責仗節死難則猶闕焉曹彬在朝忠厚寬和足師表一世然史

家稱其未嘗抗辭忤旨此乃為大臣功名之極勢須如此然未可以為事君之法五代之際所以無死節之士良由以此為是事君之法當如宋璟顏真卿蕭復乃是極至人主必欲有益於國則當何用亦曰當用伉直之士緩急有益於已者爾不然累十人緩急之際各自為計亦何用哉然則伉直之風亦在人主奬進之爾此是為國者切已利害也唐太宗固知之矣　勢位使人往往不能自知如氣血之盛詞色舉動悉與常人不同而

亦不自知也醉酒者天地易位服藥者喜怒不定酒消藥散則復如常君子思所以自養不可不察也　滎陽公嘗問邵康節先生亦讀佛書否康節曰人病舍其田芸人之田　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安國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滎陽公在京師舊第時諸位子姪常名來自教之書使日有程課　凡以道自言少時每自嫌以門蔭得官以為不由進士仕進者如流外雜色非真是作官也後既登第始與李六丈德叟

游德叟薄進士得官却如某以前薄門蔭時也自此始知登科不足為美其後遍親師友粗有立者皆出李六丈德叟激發所致德叟名秉彞公擇弟子商老之父也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有牽聯之親一日之雅皆委曲敦叙後生聞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肅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為尊行一日同會京師玉父未及見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

表叔何丈行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但某未曾敢叙致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鈐椎方能有成也　呂進伯為河北運判黃魯直為北京教官託魯直為請門客數日斥去之名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為人師某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為人師請魯直别請一門客魯直為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慎既數日又逐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聞呼小子字豈可為人師耶　呂汲公家

法至嚴進伯汲公兄也汲公夫人每見進伯必拜於庭下汲公既相進伯往見之夫人令兩獲扶下階而拜進伯不樂曰宰相夫人尊重不必拜汲公甚懼遽令兩獲勿扶夫人　劉羲仲壯輿云尋常人各有自然輩行不以年齒貴賤如劉原父與申公便自是兄弟行貢父便是父子行也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

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處當官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

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常為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

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祭西廊東廊當互易始與避日色合）以辟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别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秤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

之　黄兊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横死無所申訴也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當官既自

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窯中所出煙凡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

踈絶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葢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

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利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

尚書當官至為㢘潔蓋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於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關沿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人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

物也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官遇事或有難決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常以文法難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利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昌盛乎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士

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絶滅人理　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為虎狼凡若此類乃告訐中傷謗人欲寘其死地是也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臣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剌譏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

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已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知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

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命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

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劵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後居京南有府尹取兵官日直歷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慎如此